

一代愛國儒商重友情 ——懷念慈善家方潤華



HK人與事
朱昌文

一月七日，看到《大公報》港聞版上端一段顯眼新聞，通欄標題是：「愛國慈善家方潤華逝世 享年九十八歲」。心頭不禁一陣悸動，想不到，前些日子還在本版看到這位受人尊敬的現代儒商寫的文章。儘管他將屆期頤之年，但也令人覺得他走得太匆匆，感到深深惋惜。

我的情緒稍為平復之後，腦海就浮現出眾人尊稱的「方伯」給我的種種印象，他一生熱心公益事業，在內地和香港參與不計其數的慈善項目。而對於眾多像我等認識「方伯」的泛泛之交朋友來說，大家對他從不擺大老闆架子，一貫重視友情、待人謙遜有禮的風範印象深刻。他尤其喜歡與傳媒人交朋友，所以與他有交情的記者、編輯為數不少。他生活樸素，喜歡與朋友到陸羽茶樓品茗談天，我也曾是座上客。大家談起他謙謙君子真誠待人的態度都讚不絕口。

對我來說，最難忘的一件事，是早於二十餘年前，當年我在一家新出版的報紙《公正報》任高級記者，專門訪問社會名人和學者等，先後走訪了方潤華和他的兒子方文雄，談他們經營生意和待人處世之道，當然還有對人生的感悟等。隨後，我將四十多篇訪談文章結集成書，並獲得藝術發展局資助幾萬元出版。我邀請受訪過的香港城市大學校長張信剛、樹仁學院校長鍾期榮和協成行集團董事總經理方潤華為這本名為《香港學者精英訪問錄》的書寫序。他們三人都樂意賜稿。方潤華管理一個龐大的地產集團，日常工作如何忙碌可想而知，但他重視友情，沒有推卻，很快就給我寄來了一篇序稿，此書也就能順利出版。我對

三人心存感激。

方潤華的序文寫得很認真，他除了褒獎和推介拙著外，還寫了一段激勵年輕人奮發向上的文字：「我曾多次寫信、寫字給青少年朋友，勉勵他們，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大振聲威、吐氣揚眉的世紀，青年人知恥近乎勇，應該發奮圖強，努力學習科學文化知識，為祖國的建設事業而努力，為社會創造財富，大器晚成，志願可達。」字裏行間充滿愛國愛港正能量。

初中時因為日軍侵佔香港而被迫輟學的方潤華，特別重視扶貧助學，過去幾十年來，他在內地捐資興建了數以百計的小學、中學、幼稚園和圖書館、教育中心等等，他不遺餘力先後資助內地教育、醫療、科技等方面的金額超過四億元人民幣。他每年從公司賺得的利潤中撥出百分之十，捐出作為推動教育及慈善用途，對內地和香港的教育及社會福利作出了很大貢獻。他還大力鼓勵富裕的商界朋友遵照「取諸社會，用諸社會」的崇高理念，積極行善。

方潤華十分重視教育的作用，他在接受我的訪問時表示，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終生之計，莫如樹人。教育是民族之命脈，立國之根本。「眼見學生讀書成才，成為對祖國對家鄉有貢獻的人民，我就感到滿足，高興極了！」這是他用心寫下的「人生箴言」。

當今時代，儒商應要有文化修養，重視仁義道德，以人為本，義利兼顧，具良知，講誠信，善理財，會管理，創效益，更重要是願意為國家和社會作出力所能及的貢獻。若以此作為一個標準，方潤華可堪稱為現代儒商的典範之一。



▲謝賢（左）憑電影《殺出個黃昏》獲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大獎的「最佳男主角」。

85歲謝賢獲頒「最佳男主角」

第二十八屆「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大獎」昨天公布得獎名單，八十五歲的謝賢憑電影《殺出個黃昏》奪「最佳男主角」，林家棟與何靜怡同憑此片奪「最佳編劇」。已故的陳木勝憑遺作《怒火》膺「最佳導演」。

當上「最佳男主角」的謝賢說：「多謝香港電影評論學會，還要多謝《殺出個黃昏》前前後後的所有人，子彬導演、編劇靜怡，還有個傻監製家棟，我一定要請他們去六星級酒店飲咖啡。最想多謝我拍檔馮寶實，一拍她就有火花，希望將來再有合作機會，祝大家身體健康。」

另外，十部推薦電影包括《怒火》、《手捲煙》、《濁水漂流》、《殺出個黃昏》、《除暴》、《鬼同你住》、《拆彈專家2》、《狂舞派3》、《梅艷芳》及《媽媽的神奇小子》。

溫穎芝

古蒼梧：《盤古》與詩歌變革（上）



文化經緯
趙稀方

古蒼梧是香港著名的作家和媒體人，他編過的《盤古》《八方》《大公報·中華文化》《文化焦點》《漢聲》《明報月刊》等報刊，都產生了較大影響。尤其是他剛剛大學畢業編的第一個刊物《盤古》（一九六七年），是他的出道之作，也是他一生所編的最引人注目刊的刊物。這個刊物主要以政治文化馳名，昭示着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海內外社會運動對於香港文化的轉折性影響。

談論《盤古》者，主要都注意他的政治維度，此固不錯，但《盤古》其實對於文學也有很大貢獻，並且從某種意義上說，它在香港本土文學的發展中佔據了開拓性的位置。當然《盤古》最終並沒堅持本土立場，而是走向了對於內地文藝的認同。

五六十年代以來，港台文壇對於西方思潮的介紹具有重要意義，但時代變了，港台現代詩在某種程度上已經走上了歧路，這個時候，《盤古》挺身而出，在香港第一個亮出了反叛的旗幟，這是它令人矚目的地方。

古蒼梧對於港台現代詩的批判，來源於他對於中國現代文學的發現。古蒼梧雖然早就為《中國學生周報》和《大學生生活》寫稿，但對他詩歌生涯起決定性作用的，是他在一九六七年從聯合學院畢業後與黃繼持等人編選《現代中國詩選》以及後來的《中國新詩選》。通過編選中國現代詩，古蒼梧發現早在三四十年代，中國現代詩人早已經在現代詩方面有大量探索，而台灣五六十年代現代詩沒有繼承到三四十年代中國現代詩，卻走上了晦澀的文字遊戲的歧路。

一九六七年，古蒼梧在《盤古》第三期發表了《下了五四半旗就得幹》，批判余光中的《下五四的半旗》一文。他在文中指出：余光中號稱下五四的半旗，認為五四以後的中國詩壇對於現代主義一無所知，事實上是余光中及其所代表的台灣詩壇對於五四後的中國詩壇一無所知。接下來古蒼梧就開始對港台現代詩開炮了，這就是古蒼梧的那篇名文，發表於《盤古》第十期的文章《請走出文字的迷宮——評：〈七十年代詩選〉》。他將《創世紀》的台柱詩人葉維廉和洛夫等人的詩，稱為「沉溺於文學的遊戲」。他認為，港台現代詩的問題，的確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缺乏對於中國現代詩的承傳。他分別列舉了何其芳《古城》、辛笛的《航》

和羅大崗的《骨灰》，指出，這些三四十年代詩人的作品，具有「相當成熟的技巧，而詩情的豐沛，卻是今日的許多作品中體驗不到的。」

在文學上，《盤古》篇幅較少，第一期和第二期分別只在封底發表了一首詩，前者是余光中的《假如遠方有戰爭》，後者是西西的《他們》，兩首詩都是較為淺顯流暢的。《盤古》的詩歌以余光中和西西來開頭，不無巧合。香港本土詩歌是在抵抗港台現代詩的過程中產生的，而余光中和西西分別是《詩風》和《大拇指》兩大本土詩派的象徵人物，就此而言，《盤古》堪稱香港本土詩歌的起點。

從《盤古》第三期開始，出現了「風格詩頁」。說起來，「風格詩頁」並非開始於《盤古》，它本來是一個獨立的詩刊，創辦於一九六六年。在五六十年代香港文社大興的時代，《風格詩頁》是當時最早的純詩刊，可以說開啟了七十年代香港的詩社潮。參與詩刊《風格詩頁》的辦刊者，基本上與後來的《盤古》是一撥人。文潮社中「藍馬」的藍山居（古蒼梧）、「文秀」的羈魂都在上面發表詩作。可惜詩刊《風格詩頁》只辦了兩期就停刊了，因此一九六七年《盤古》創辦的時候，他們就想起來把《風格詩頁》恢復到《盤古》中。

「風格詩頁」大致上是一個同人詩歌群，曾有讀者投書，反映「『風格詩頁』的園地不公開。」《盤古》一九六八年五月第十三期「編後話」答覆說：「詩頁」之中較少新人詩作的出現，這是事實；但說園地不公開，卻約有非實情。對於來稿的水準，『詩頁』的要求是較高的，相信這是關鍵之所在。」的確，「風格詩頁」的作者大體是較為固定的，《盤古》對於五四以來新詩傳統的繼承，對於港台現代詩的晦澀的抵制等，都是其共同

取向。

古蒼梧說：「我們不鼓勵學員搞語意不通的『語言創造』，寧願提倡平白淺易但能達意、能寫出真情實感的語言。你看鍾玲玲、李國威的詩，或淮遠中後期的詩。淮遠初時很學習台灣的超現實主義寫法，但參加『詩作坊』後則走向較平實的風格。我想我跟戴天對學員的影響可能在這方面。另一方面，我們鼓勵學員認識自己的新詩傳統，我們會介紹五四以來的好作品……」這種詩風互相傳遞，影響了一批詩人。

「詩作坊」出來的詩人，如關夢南、淮遠、李國威、鍾玲玲等，多數屬於後來的《大拇指》詩群。古蒼梧本人也與「《大拇指》—《素葉》」詩派有較多聯繫。他七十年代在《羅盤》上發表詩作，八十年代在《素葉文學》上發表作品，並在「素葉叢書」出版第一本詩集《銅蓮》（一九八〇年）。不過，《盤古》並非完全是「《大拇指》—《素葉》」的前身，後來《詩風》的代表詩人之一羈魂也是《盤古》的作者，毋寧說《盤古》是香港本土詩的淵源，這個時候本土詩派尚未分化。並且，更重要的是，《盤古》到後期發生了轉變，走向了工農兵文藝，與香港本土詩分道揚鑣了。

「風格詩頁」這個欄目自《盤古》第三期開始出現，此後並非期期都有，而是間隔出現。從《盤古》上看，最後一次「風格詩頁」出現於一九六九年四月《盤古》第二十三期，此後就停止了。較多出現在「風格詩頁」的詩人有：溫健騷、蔡炎培、戴天、馬覺、李縱橫（天命）、羊城、李國威、游之夏（黃維樑）、羈魂等。「風格詩頁」欄目雖然沒有了，但上述詩人的詩作還是繼續在發表，其中鍾玲玲、淮遠和關夢南等是較為後起的新詩人。



▲《盤古》創刊於一九六七年。

資料圖片

燈火璀璨年味濃



市井萬象

春節漸近，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宣恩縣點亮沿縣城貢水河畔布置的綵燈，燈水相映，年味濃濃。

新華社



無油煙菜譜



人生在線
李憶茗

一個有潔癖的人，偏偏不是勤快的，尤其怕收拾廚房殘局。但吃飯是人生頭等大事，正所謂一世流流長，總不能一年到頭三餐都在外頭解決吧。再說，外面館子即使有再多的選擇，吃久了也會膩。而家裏的飯菜，哪怕是青菜蘿蔔，煎個荷包蛋什麼的，總比在外頭吃館子來得舒服。卻偏平生最怕髒，最怕亂，更不能忍受油煙。因此烹調三餐力求簡單是大前提，越少用油越好。像油炸、爆炒、煎、熏那麼博大精深烹飪手法，我是極少用到的，通常不外是清蒸、涮、熬、炒。

近年興起的「無油煙菜譜」，深得我心而推崇備至。可也不敢以個營養學專家的姿態，說可以完整地保留了食物的營養和滋味什麼的——天知道，是因為怕收拾廚房殘局。

而那與我淵源深厚的海南雞飯，恐怕是

最早的「無油煙菜譜」了。可不是，從烹煮到完成，只需一隻鍋，注入清水即可。烹調簡單，而且幾無油煙。把它稱之為「無油煙菜譜」的祖師爺也不為過吧？

我的海南雞飯情結，固然是因為雞飯與家族的淵源深厚，從小吃到大，是家的味道，並且期許五十年不變。由於經常做，等於是長時間練習，就不只是熟能生巧，而是積累了經驗；從雞身重量的久燙掌握，到文火浸熟，再到用雞湯煮雞飯，做薑蓉辣椒醬等等，都是經過長時間磨練的功夫。張愛玲曾在文章裏說過，學會了一樣本事，她總捨不得用。而我恰恰相反，每學會一樣本事不但迫不及待地用，還會用到極致，不然會覺得很虧，並且認為是一種辜負，是對不起自己的「本事」——沒能學以致用，不就等於白學了嗎？

更何況全家人都好這口，海南雞飯一上

桌，總是皆大歡喜。尤其是女兒，進門聞到那熟悉的香氣，一聲歡呼，直衝入廚房雙臂勾住我的脖子，像啄木鳥似的啄個不停。真是始料未及啊，身為主婦，此乃我最感欣慰及最得意的時刻了。所以，得感謝老祖宗，要不是海南先人發明了海南雞飯，我哪來今天的幸福感？瞧，我這既省時又省工的手藝，不但能齊家享天倫，還能輕鬆地就卸下主婦的勞累，兼且喜我所好，樂在其中。

後來在朋友圈裏，又有人把海南雞飯稱作「無煙工業」。重點在於哪怕是呼朋喚友的「大食會」，事後都無需怎樣洗刷廚房（廚房），讓我不亦樂乎。同時也印證了一個事實：即使是全職家庭主婦，也沒必要長時間待在廚房裏。此外，學本事，一定得專。不要這裏學學，那裏玩玩的，以至如粵語所謂的「周身刀，無張利」。

我主修海南雞飯，咖喱是副修科。咖喱

複雜繁瑣，工序很多，又春又搗的，耗時甚久，只適宜偶爾為之，故而沒意願精益求精。除此之外的煲湯炒菜，是眼見功夫，不必花太多時間去深入鑽研。至於客家扣肉、釀豆腐之類的，可直接到客家飯店訂座，要吃什麼只管吩咐。不是有句話說，不要為了喝牛奶而牽一頭牛回家的嗎？養牛成本太高，不划算。

畢竟這個時代了，小家庭，哪還作興為了吃那一盤半碟的客家扣肉或釀豆腐而蹲在廚房裏搞上大半天？還有，想想那廚房吧，善後工作又得再耗上半年。時間貴貴，真的划不來。

寫到這裏，突有啟發：生活再平凡，還是可以活出情調，滋潤自己；最忌的是暴殄天物。風雅一點是感情的自由。而時代的腳步，是要給自己更多的時間和空間。不過如此。